

分享也是一种珍惜

■谢冬梅

七月半供老客，刚好是周末，买了瓜果零食菜品回老家。老家指的是丈夫的老家，丈夫的父母去世早，家里的房子常年空着，由姑妈隔三差五搞搞卫生进点新鲜空气。所以每到逢年过节都是回丈夫的老家，给神龛上换新鲜苹果，给公公婆婆上香。

香的烟在空气中弯弯曲曲蔓延而至消散，味道很好闻，使人想起寺庙，想起三步一拜转道场，心里不由得虔诚。延续香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即便先人不在人世，还会有人记得，还会有人来上一炷香。

我们回去得早，姑妈还在吃早饭。

立了秋，阳光看上去很炙热，风还是很凉爽，我们坐在姑妈的阶基上前歇凉。田野里黄绿相间，黄的是水稻，绿的也是水稻。黄的已经成熟，有一台收割机在轰鸣，旁边停着一辆小货车。绿的还没结穗，离成熟还要一段时间。金灿灿的黄和油亮的绿在一起互相映衬，像一幅丰收的画，不对，更像一幅南方农村的画。就随便不经意瞧一眼，心里就会鼓胀起满满的富足感。家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虽然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岁月，但是对粮食同样有亲切和敬畏。

姑妈要我别买小菜，家里有，并从里屋提出一个大塑料桶，桶里有丝瓜、豆角、辣椒。刚从地里摘回来，隐隐闻得到淡淡的新鲜的菜香。天吃天摘，地里还有很多，都是一股脑儿长出来的，来不及吃，一天两天就老了。姑妈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条大丝瓜，说这是新品种叫冬瓜丝瓜，所以

个头比平常的丝瓜大比冬瓜小，皮粗糙看上去很老但其实很嫩，里面没鼓籽。我看了看丝瓜，虽是新品种，但冬瓜丝瓜还是丝瓜，不过是胖了些，仍具有丝瓜原来的品质——弯。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们放学放牛打草都喜欢结伴，高兴时勾肩搭背，生气时就会找杀伤力最强的话互相攻击，“弯丝瓜”就是其中一句。只要听到有孩子在喊“弯丝瓜”，就必定有另外一个孩子冲出来追打。这是在骂他爸，他爸背有点驼，像弯了的丝瓜，绰号就叫“弯丝瓜”。

姑妈从桶里选出两条大而嫩的丝瓜放一边，然后又带我去堂屋，指着一地西瓜要我选。姑妈每年种西瓜，有丰富的种西瓜经验，种出来的西瓜红又甜。有一年同她去西瓜地，过了渠道，过了田埂，过了菜土，到了一块长满野草的田边，就是没看见西瓜地。姑妈却走进长满野草的地里，弯下腰扒开野草，找到一个大西瓜。我甚是惊奇。原来西瓜结出来后，要藏在野草的荫里慢慢成熟。西瓜藏在野草里根本看不见，顺藤摸瓜，姑妈倒是一个不错的侦探。我不会选西瓜，姑妈教过很多回，每回都是教完后我就忘了。有姑妈亲自选，何必学呢？

临走时，姑妈硬要给我丝瓜和西瓜，说是自己地里种的，多得很。然而，种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怎么能不劳而获呢。姑妈说，你拿了我就高兴，不拿我反倒生气。

我捧着两个丝瓜，扛着一个西瓜，姑妈高兴不已。我分享了姑妈的瓜果，也分享了姑妈的喜悦。分享是对劳动者的尊重，是对劳动果实的珍惜。

家乡景物记

■邓潇泓

我的家乡步云桥,湘南丘陵一个偏远的小镇。她虽无芙蓉古镇那样险峻、雄伟、古老,也无边城茶峒古镇那样美丽、清秀、梦幻,但我以为,她的景物值得观瞻,值得记述。

故乡坐落在祁阳道教名山杳湖山脚下那片叫田心町的丘陵上,双江河似一条飘逸的碧绿绸带自北向南逶迤而去,将其切割成极不对称的两部分。双江河是家乡的母亲河,四季流淌不息的多情多义的河水灌溉着两岸的田土,滋养着父老乡亲。横卧其上的三拱古石桥将两岸连成一体,方便人们交往。古石桥由正方体青石坨子拱筑而成,石块之间无缝隙。两边桥栏是青一色的长条形青石块,内侧浮雕着形态各异的飞禽走兽。南面桥栏正中央那块青石上面篆刻着一头盘卧的水牛,是镇桥之宝。据老一辈讲,这水牛是神奇之物,能避水,篆刻、盘卧在这里能镇住洪水。不管下多大的雨,发多大的水灾,洪水永远也漫不过桥洞,两岸的田土、房屋不会淹到。确实如此,此桥建成两百多年来,发过几次大水,没有哪次水漫过桥洞!

石拱桥名叫步云桥,名字与一段神奇的传说有关,它是一座有着神秘色彩的桥。

在很久以前,双江河上架的是青石板桥。当地人视桥头为神圣之处,遂对石板桥顶礼膜拜并取桥名为

步云桥,田心町也改称为步云桥。后来某一年因雨雪天,有人从此桥滑落火烧堰中淹死,当地乡绅贤达捐资募款修建了三拱石桥。这就是桥亭石碑所说的“化板为弓”。

石拱桥建成后不久,步云桥就出现了怪异之事:双江西岸农户的家禽成批的死亡,后经云游高僧指点,才知是对面虎形山的虎精作怪。高僧告知,只要在桥头修建一座似箭字纸塔,与似弓的石桥合璧,对准虎形山才能镇住。于是人们便筹募银两修了字纸塔,就再也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了。那时候,家乡便出现了一幅“桥塔合璧镇恶虎”的神奇风景画卷。只可惜,由于历史的缘故,这画卷也“销声匿迹”了。

后来,为适应形势与经济的发展,石桥向两边拓宽许多,石鳌水牛的条石虽然移位了,但它仍然被人们奉为镇桥之宝安放桥头东南侧。

从步云桥西头沿着双江河向北上溯八九华里,有一个小村子背靠狮子山,面临双江河,那就是瀛洲村。村子的中央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沙刺籽老树,这是一棵落叶阔叶乔木。它的身躯粗壮需两个壮汉牵手方可围住,高达二十几米,树冠张开似一把硕大无朋的巨伞。树荫如冠的沙刺籽树下是人们集会、看戏的好去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瀛洲村开墟,在沙刺籽树下搭台唱戏七天。几百人聚集树下看戏,在墟场赶墟,煞是热闹。

这沙刺籽老树何人所植,寿高几

中午献饭,用素炒丝瓜。我将丝瓜切成丁,热油炒,少量盐,没加任何调味品,保留了丝瓜原来的香和甜。婆婆在世时,和姑妈是亲人,也是朋友、闺蜜。若婆婆真能尝到这道菜,是不是会更加留恋这美好人间?

门前的银杏叶有丝丝黄色在边缘浸润,但我更喜欢左边那棵杉树,它笔直高挺,针尖样的叶呈扇形张开,有树的伟岸又有叶的妩媚。到了晚上,天空一片寂黑,月亮从左边的山顶上缓缓地一边挪移,一边褪下枯黄色的羽衣,变成晶莹的白,像一颗镶嵌在夜空里的钻石。我望着夜空,这极致的黑,这极致的白,这水一样的光华,这么美丽的夜色,简直就是人间的奢侈品。我突然想好好珍惜,可是不知道怎样才是好好珍惜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“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。”“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”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“今人不見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”我搜肠刮肚,找不出一句诗来描述天上的这轮明月,也想不出一阙词来表达心中那有点疼痛的爱惜。

夜风轻柔,杉树的叶柔柔地在风中荡漾,还有杉树下的那纤细竹,也柔柔地弯下纤腰。在初秋夜色里,我甘愿沦陷。然而,我不能沦陷,沦陷是对夜色的辜负。

我的心中突然一个激灵——对了,分享。分享是一种无言的珍惜。我拿出手机,拍下这绝美的一刻,分享到朋友圈。

题汉战马联

■谢伯虎

绿草壮豪情,忆曾经大雪与弓刀,万里清秋钩月,酒杯倾倒后,骏马飞驰,漠野低嘶,北塞长鸣,一去苍茫留啸傲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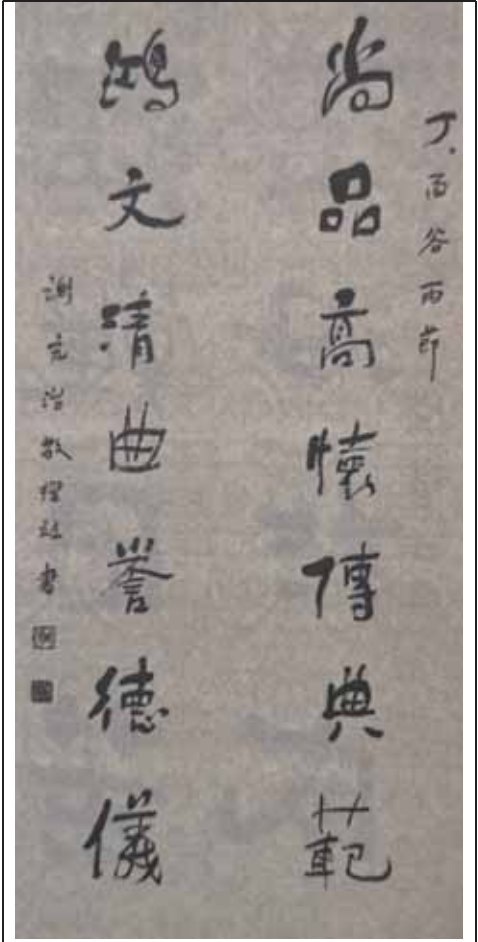
黄沙埋旧迹,数往昔雄才和武略,千年猛虎汉军,羌笛喜传时,高原纵目,征程尽洗,南山久放,几回激越付尘嚣。

何,都不得而知。古老粗壮挺拔的沙刺籽树名扬祁邵,以致于多少年来大多数人认为,以瀛洲村为中心方圆几里的地方命名为乔木堂就是因为它。其实,乔木堂的名字应该缘于村中矮陵庙后的另一株老树——千年巨荆（古木保护铭牌告知,此树叫山牡荊,有一千三百多岁）。

千年巨荆,清代祁阳县志称黄樟,属落叶灌木,成不了乔木。可在瀛洲这神奇的土地上竟然如此粗壮高大,成了乔木!元顺帝至元七年,有曾氏兄弟由赣迁居于此,于巨荆旁建祠堂取地名乔木堂。后来,人们便把瀛洲为中心的方圆数里的地方谓为乔木堂。

作别瀛洲古树,过了茅冲,经过一段跋涉,就登上了杳湖山。杳湖山,也叫杳湖岭、杳雾山,远远望去,山顶岚霭升腾,云雾缭绕,渺渺茫茫,所以称杳雾山、杳雾岭。后因方言之差,讹为今天的名字杳湖岭、杳湖山。

杳湖山位于步云桥镇坪塘境内,由砂页岩组成,海拔607米。它孤峰峻拔,犹出云表,山风尤烈,当地百姓称之为“风车口”。1958年前,杳湖山堪称天然的生态乐园。山中树木繁多,郁郁苍苍,参天古木随处可见,珍花异卉争奇斗妍。飞禽唱和,走兽嬉戏。清泉汨汨,小溪潺潺,瀑布飞玉泻珠。山上的植被因海拔不同,也明显均分为两个层次(有趣的是,它竟以半山亭为分界),这为当地的风景增添了一个奇丽的景点。



书法 ■谢宏治 书

长相思·5G 和

■康喜华

红彩卧,望城坡,纤纤玉段旋旋波,婀娜向天歌。

丘比特,光速过,千兆家宽任蹉跎,万物智联和。

生活片羽

■陈中奇

前天,我下了班,去工业园区羽毛球馆打球。夜幕降临时,在园区门口刚好碰到一群结伴而行年轻人,看样子也都刚下班。我进他们出,擦肩而过之际,其中一个小伙往我身后的暗处问:“哎,下班了还不走呢?”我顺着他的目光转脸一看,原来门口暗影处站着一个穿黑T恤小伙,估计他们都是相熟的同事,碰到打个招呼。黑T恤小伙没出声答话,他嘴里正咬着吸管喝着牛奶,冲问话者挤了个暧昧的眼神。路过的那群小伙顿时立刻发出会心的哄笑,其中一个小伙高声打趣他:“哦,哦,有行情了哦。”——大家都懂了,原来黑T恤小伙在等女朋友。年轻时的恋爱约会大概都差不多吧,心里那份甜蜜都在眼神里了。年轻真好,“有行情”真好!

单位中餐是大食堂自助餐,现在因为防疫需要,人多时便会排长队。有一天,我排在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两个女职员后面,看背影都二三十岁,一个稍胖一个苗条,就听到她俩谈话。苗条的对稍胖的比了一下腰,幽幽叹道:“我中午要少吃点,要减肥了。”稍胖的说:“你要减啊,我也要减,上个月我减了一斤。”苗条女赞道:“那可是伟大的胜利哦。”

我在后面顽强地忍住笑,心想,脱掉鞋子和衣服称都不止少一斤呢,我在不同的秤上称,体重都差好几斤。但话说回来,体重的话题在女性嘴里永远常讲常新,不论胖瘦老少,她们总能找到瘦或更瘦的理由。有人调侃,女性不是在减肥,就是在减肥的路上。很多时候,女性说要减肥,你简直无法辩驳,并且觉得听起来还特别美好。有些女性口口声声说要减肥,结果天天都在悄悄变胖。男人说要减肥,一般都是在吃得喝足之后,摸着圆肚皮才说要减肥。至于真的能不能减,并不那么在意。

我突然想起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片头,那是一片飘飞不定的羽毛,或许暗喻某种人生幸运。确切地说,日子一天一天如水般过去了,绝大部分时间啥也没留下,我们都只是活在片刻,活在那些打动自己的瞬间。